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劉公案 – 劉墉傳奇 第七回 賭博場兇犯投羅網

兩個人說話之間來得甚快，已至句容縣的北門。邁步進城，到了個酒鋪裡，問了問，說：「十字街觀音堂唱戲呢。」兩個人並不怠慢，一直往南，順大街而走。不多一時，來到十字街，往東一拐，就瞧見戲台咧。鬧哄哄人煙不少。二人來到台底下站住，瞧了瞧，有一個光脊梁的，抹著一臉鍋煙子，手裡拿著個半截子鋤槓，滿台上橫蹦。周成一見，說：「這可是哪一出呢？又不像《釣魚》，又不像《打朝》。」旁邊裡有個人就說嘴咧，說：「你不懂得這齣戲嗎？這出就是《灶王爺掃北》，御駕親征，大戰出溜鍋。」倆承差聞聽，說：「這出倒是生戲。」二人說罷，就在台對過條桌坐下咧。倒了兩碗茶，忽聽那東邊有個人講話，說：「二位上差嗎？少見哪！到此何干？」朱文、周成聞聽有人講話，舉目觀瞧，認得是句容縣的馬快頭金六。二人看罷，說：「金六哥嗎？彼此少見。」說罷，馬快金六把茶就挪過來了，三人一張桌兒上坐下咧。金六說：「二位到此有何貴幹呢？」周成說：「一來看戲，二來找個朋友。」金六聞聽，說：「新近升了來這位羅鍋子老大人，是個裂口子，好管個閒事。」周成說：「不消提起。也是我們的一難，拐孤之的呢，說不來。」金六說：「二位不必瞧戲咧，這個戲也無什麼大聽頭，你那想：六弔錢、二斗小米子、十斤倭瓜，唱五天，這還有好戲嗎？不過比倆狗打架熱鬧點咧。依我說，上我家裡去罷，我家裡有個耍，是個昂家子，很有錢，我約了兩把快家子，還有這觀音堂的六和尚，他們四個人耍呢。每人二十弔現錢對燒，咱們去看一看。要是咱們的人贏了呢，你那就拉倒；要是他們贏了呢，二位瞧我的眼色兒行事。我遞了眼色，你們就動手，抓了色子，誑上這狗日的們，咱們就作好作歹的把他們那個錢拿不了去，就是了。」倆承差聞聽馬快金六之言，滿心歡喜，說：「六哥，這敢則是死贏。既然如此，咱們就走。」說罷，三人站起身來，馬快金六認了個運氣低，會了茶錢，三人這才一同邁步，穿街越巷，登時來到馬快金六的門首。

金六把朱文、周成讓到屋中，剛坐下，忽然聽炕上擲色子那個年輕的說話咧：「金六爺，你還有錢先借給我兩弔？一會打店裡拿來再還你。」馬快金六聞聽這個話，過去瞧了瞧——他們的人贏咧！不由得滿心歡喜。雖然這小子二十弔錢輸淨咧，金六知道他還有錢，故意的望著快家子王五說話：「王五哥，把你的錢衝出過五弔零，給這朱文哥使一會，朝我吃，管保不錯。」快家子王五假裝遲疑之相，說：「先拿一弔擲著。」忽聽那人說：「金六哥，何苦呢？碰這麼個大釘子。這麼著罷：你那打發人到西關裡王虎臣家店裡，就說有鐘老叔要十弔錢呢。」

快家子王五說：「先拿一弔下注不咱？」馬快金六一旁插言，說：「二位不認得嗎？」用手一指那個年輕的，說道：「王五哥，這位就是江寧府的鐘老太爺嗎？」又一指那一個說：「這就是東關裡開木廠的王五爺。都是自己人。」王五聞聽金六之言，故意的眼望著那個年輕的，說：「鐘老太爺，恕我眼拙，夫敬，失敬。」鐘老說：「豈敢，豈敢。」馬快金六扭項回頭說：「周大兄，要不你跑一趟罷。到西關外王虎臣家店裡，就說鐘老叔在我家耍錢呢，要十弔錢去。」周成答應一聲，望朱文一送目，朱文會意。周成邁步往外面走，朱文搭訕著也往外走，二人一同出了金六的街門，這才開言講話他兩個站在街門外，周成開言把話雲，說道是：「方才要錢那一個，大不對眼有隱情。雖然他穿戴多乾淨，瞧他相貌長得凶。一臉橫肉筋疊暴，不像良人貌與容。這小子，偏偏他是生鐵鑄，『鐘老叔』三字叫人稱。再者是，咱那票上也相對，細想來同姓又不同名。這件事情真難辦，咱何不，王虎臣口內去套真情？」二人說罷不怠慢，穿街越巷往前走，無心懶觀城中景，出了句容小縣城。過了吊橋朝南走，招商店在面前存。正當王虎臣門前站，一抬頭，瞧見了江寧府承差人二名。雖然是，府縣相隔不甚遠，承差時常進縣中，所以店家才識認，不過是，點頭哈腰這交情。王虎臣，帶笑開言來講話：「二位留神在上聽：今日到縣何貴幹？請進小店獻茶羹。」二人聞聽齊講話，說道是：「特來拜望老仁兄。」三人說罷朝裡走，進了招商旅店中。敘禮已畢齊坐下，周成開言把話云：「寶店中，住著姓鐘人一個，『鐘老叔』三個字是他的名。他如今，現在馬快金六家中耍，叫我們來取十弔銅。」店家聞聽這句話，他的那，眼望承差把話云：「我瞧這小子不成器，早晚間，輸他娘的精打精。」周成聞聽又講話：「王大哥留神要你聽：莫非與你是朋友？再不然就是好弟兄？」王虎臣聞聽人講話：「二位留神要聽明：他本姓鐘在江寧住，『鐘自鳴』三個字是他的名。昨日他二人來下店，住在我的店中存。那一個未有三十歲，不過在，二十六七正年輕。前早一同出門去，他說是，北莊裡去看親朋。到晚上，他獨自一個回來了，他說是，那一個親戚家住下有事情」店家言詞還未盡，倆承差，滿面添歡長了笑容。